













黃沙蓋沒了東京古繁華

我還記得：我在二十多年的前某一年，恰當京城大內的隆慶十一月旬初，當滿天黑灰，鼻子跟耳朵坐落被緊塞着胡天之後；忽然到了移轉地方的機會，而到了覺着舒緩的一口氣；因為開閉障則也刮風，也有灰塵，可是比起北京來，已經好多了。原因是開閉城中夾夾的「原生黃土」，經過黃沙水沉澱而遍佈於荒涼野原；又沉澱黃沙，並不蔽蓋，吹到人身上，一摸即掉。兵不

必定要廂了許多夫役，在城牆外爬去積沙。假使不堆積得和城壕同樣高度，是則城內不實好像懸外，這是我們江南人萬萬夢想不到的。我「築城黃歷史」上開閉城裏的「築城燈火」，不錯，這是北宋當年，我住在師的領頭寓所中，今夜在「書店街」上逐家逐段去尋覓，但祇尋得一家小吃館，標着「築城遺址」的字樣罷了。

我爲着要搜羅歷跡，殘

我喜歡過着荒涼而黃的沙，出大南門，宋門，舊門外塵土，去踏青訪古！南門外歷史上

## 記李審言

興化李審言先生，名祥，晚年以齒巖，自號巖叟。明大歷史文定公八世孫也。博通經史，尤精選學，善詩，工散文。以諸生游公卿間，聲名藉甚，常客金陵與吳門，一時名下之士，爭與訂交。先生七十有三，亦極稱之。卒年七十有七。

師更著作極富，已刊行

青訪古！南門外歷史上

江都陳休有笑寒詩云：「海上初相見，神在先。家人能領客，兵運學苦知軍。」高余詩可也。

一、各說其辭，各散其歸，一縷不散，餘韻猶存，向尚有遺稿藏于某家，未及梓也。

今昔之

小兒戲腹自以爲長到頭來的，這麼大一個智識人，只見到那短絳佈滿在唇的上下，平想起自身的前途和起一身的前途，讀了一雙兩在鏡中照了的一雙兩在鏡中照了。

春雨

始寄鄧他鄉  
「苦到江南望上春，千

——現在的孩童——


。王橘。

餘一點，用力擠，擠呀，擠呀，

膏來，忽想起個，果然在底下合

——黃燒餅賣到五毛錢

明天，牙膏是不會再有了，買起來又貴，只好用牙刷蘸水擦牙，但水沒有香氣，也不會感到清爽了。那空鉛衣，落到字紙簍內，使我想到寫稿的腦。——天天擠，擠五百字，擠一千字，擠五天，擠到最後，總有擠不出來的天，在那一天，可憐連那一個字，都擠不出的時候，鉛衣的變通辦法都沒有。



**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**

魚，我的地方，我的日子，爲我這不爲那

伙，把那些魚都拿去了，做什麼了？」震厲詰問。

「這事我也懷疑過。我知道他不能把這些大魚吃下去。所以有一天，當他出去的時候，我就跟隨了他，看他究竟做了甚麼。他渡

來來捕牠們，同時還買了好多吃的東西自己吃。」

「我把這事告訴別的同伴，但是他們特別沒有一個能想出個辦法……我們覺得一切都完了，我們失去了自由，喪失了快樂。這些都是那可惡的食慾，這

手冊這冊書外大自吉合

花兒到許多的時候，在近日月又聽到「柳巷裏的鶯歌」，這時說話，差不多成個人的口頭禪，在初春吃的，櫻桃不能不看。不，今天是星期日，不容鬆弛到了睡來了。

五光十色，簡直是

昨晚，聽到了柳巷裏的鶯歌，才意識到春天已來到了。

時光就像被追的偷兒一樣地飛過，對於人呢，沒有絲毫的留戀。黃鸝雖然仍在啼唱，可是春天已經

了

閑絲輕輕的垂落着，落  
在榻榻米上，一樣陰沉的人的臉  
上，顯得是那麼難題的。  
站站站！清脆的叫聲，敲  
開了兩扇木窗，把這顆心原裏  
長久陷到煩惱的無底之淵裏

讀者小啓

本報是讀者的公開  
園地，希望大家來培植  
它，它需要五六百字以  
內為限，更盼大家肯  
在這個需要中幫忙！

金

「有什難的？寫字罷！」沈子元再逼問。  
葛祁山定了定神，再仰天打了一個哈哈，「慢說沒有字，就是有好句子，碰見如此之好的魚，也要就着魚吃！」  
「『祁老真有意思！』」  
「『祁老真是英雄本色！』」  
一片恭維的聲音。  
問話了幾句之後，葛祁山到底不放心，便作爲慢不經

知道什麼時候實現？據我

萬一裁員的消息要確實，他們的在東邊，那都是些窮朋友，因爲今天已經可以見分曉的。姑無論怎麼樣，團體是縮小，要不然簡直不成話了。」

[illegible]